

亞洲局勢之研究

鄧文儀

一 前言

亞洲各國家民族，在過去兩個世紀，曾備受歐洲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欺凌、壓迫；最近又受歐亞共產帝國主義的侵略、奴役、殘酷、暴虐，現在正是亞洲動亂的巔峯，依國際情勢推測，可能要到下一個世紀方可得到自由與和平。

對目前亞洲局勢加以研究，對各亞洲國家動亂的現勢加以檢討，從而得出亞洲今後發展與走上自由和平的道路，實為當務之急，這正是今日每一個受苦受難的亞洲人，所應注意與研究的課題。

二 美、蘇、匪的三角鬥爭

亞洲當前最嚴重的問題，乃是美、蘇、匪間的鬥爭，他們的政策與武力，都在向亞洲方面集中或轉移。由中東的以色列、阿聯，到西亞的印、巴，與東南亞的越、寮、泰、星、馬、印尼，以至東北亞的韓國和日本，都有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戰鬥，亞洲人民及各個國家和民族，都在這三角鬥爭中被迫奮鬥，慘受犧牲。

美國出兵支援韓戰越戰，是為着美國及自由亞洲國家民族，抵抗蘇俄共匪的侵略，而美國經過十餘年來韓戰與越戰的嚴重教訓之後，尼克森總統及美國朝野，且有撤退三軍主力，退守太平洋菲律賓以西防線，實行越戰越南化，從此美國將不直接介入亞洲各國的國內戰爭或國際戰爭的趨勢，並在積極尋求由戰爭轉為談判，希望和蘇俄及共匪妥協，由軍事武力的戰鬥，轉而作和平共存的政治經濟競爭，這將是一個大轉變，對於亞洲現有態勢，定有重大的發展。

蘇俄在亞洲的謀略與活動，從列寧時代就確立了基本方針，共產黨世界革命的作戰計劃，是由中國北平，經過印度的加爾各答，到達法國巴黎。這即是說蘇俄近半世紀的經營重點，表面上在歐洲，實際上是在亞洲。蘇俄想西進大西洋，在歐洲推廣共產主義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為了東進太平洋而侵佔中國，為了南下印度洋而經營印度，那是事半功倍的事。惟其如此，所以在五十年前便在莫斯科創辦了東方大學，接着又與辦孫逸仙大學以為亞洲各國，特別是中國和印度培養蘇俄御用的領導幹部，今日蘇俄滲透及潛伏在中國韓國日本東南亞各國，尤其是印尼和印度的勢力，確已不小。近十年來在中東方面更擴大了他們的活動，除了抵制抗衡美國外，大有取英法過去殖民亞洲地位而代之的趨勢。

蘇俄在亞洲最初遇到的勁敵是中國國民黨及其領袖與幹部們的堅決反抗俄，蔣總統手著「蘇俄在中國」一書，已把蘇俄在亞洲一切的陰謀詭計，已經大書特書的予以暴露了。這在思想理論與事實上，都證見了中國反共抗俄的政策，和兩個世紀來中國受蘇俄帝國主義侵略及近半世紀來受蘇俄共產帝國主義侵凌的痛苦。這不僅是亞洲國家的覺悟，也是自由世界反共抗俄的血的經驗和教訓。這一切都能證明蘇俄對亞洲的侵略和要征服亞洲統治亞洲的野心勃勃。不過他沒有料到共匪會反抗蘇俄，並阻止蘇俄在亞洲的侵略行動。即使二者之間還在若即若離，談談打打，匪、俄彼此鬥爭之尖銳，則已十分顯明。他們今日最主要的目標乃是自由世界的主腦美國，美國是他們共同的主要敵人；此外，我中華民國和日本也是他們的死敵。因此，俄美共匪間的鬥爭非常激烈，終將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中共匪幫分為兩大派，一為親俄派，一為反俄派，前者受俄國的教養提攜，以王明、劉少奇為代表，近雖已失勢，但仍中俄邊境及大陸內部潛伏，滲透活動，為蘇俄侵凌中國，侵略亞洲，待機而動，陰謀控制中共，而消滅毛林政權的潛力。後者是目前當政的毛澤東與林彪，毛林的野心，除仍以

世界革命為號召，但在實際上却是在企圖侵略亞洲，用暴力統治亞洲各國民族，但因其羽翼尚未豐滿，尤其核子武器尚不足與蘇俄或美國作戰，所以祇在反美國資本帝國主義及反蘇俄修正主義口號之下，澈底動員，武裝全大陸軍民並動員軍隊與人民，充實滿蒙新疆中俄邊界的防禦力量，同時也用最大的力量，對東南亞的人民戰爭予以支援。共匪利用美蘇對立的矛盾，一面和蘇俄在北平舉行邊界談判，一面又和美國在華沙恢復會談，夢想在美、蘇、共匪間鬥爭中漁翁得利，藉攘外以安內，求安內以攘外，在其和美蘇談判進行順利，及國內備戰動員稍有成果之後，就會更加强東南亞各國滲透顛覆活動邁進。美國陸續後撤，蘇俄觀望不前，日本青黃難接，亞太國家團結未固，從此亞洲各國的暴亂，必有風起雲湧的事變，接二連三的發生。

美國自從韓戰越戰爆發之後，早已成為亞洲各國反共抗俄的盟主，可惜戰不求勝，兵連禍結，曠日持久，損兵折將，浪費國力過鉅；加之俄毛共黨滲透美國，製造左派及黑人反戰爭反政府運動，使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治安都成問題。民主黨詹森因以下台，尼克森乃不能利用俄毛分裂，改採談判及和俄毛妥協政策，對俄毛鬥爭宣言不作左右袒，對中東及亞洲戰爭也儘量求擺脫，從而逐漸放棄作為一個強國或自由國家盟主的世界義務。

最近美國的國際戰略，似乎是急於從越南脫身，從亞洲撤退。在這早已烽火連天的亞洲，美國的如意算盤，很想利用蘇俄抵制共匪，藉日本牽制蘇俄。殊不知蘇俄共匪原是一家，日本與蘇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互不侵犯，現今日本仍在與俄國協同開發西伯利亞，並與毛共經濟合作，每年通商貿易達到數億美元，他們很可能會協同一氣對付美國。太平洋從此必不太平，美國雖欲退到菲律賓以西的太平洋去，安全也還是會成問題；何況核子武器，空間已不是戰爭的限制，美國內部亦早已受到俄毛的滲透，美國如不與亞洲各國積極合作，那就將不免要受內外夾攻的危險。

自從尼克森總統及其外交政策顧問們確立逐漸撤離亞洲，實行越戰越南化，積極展開美蘇及美國和共匪的談判以來，對於緩和亞洲當前戰局，減輕美國國內外政治軍事的負擔，曾發生相當的效用，但對亞洲各國則有危疑震撼的憂懼。越南總統阮文紹最近預言說：「美國如由亞洲大陸撤退，共匪將伺隙進攻，東南亞一旦形成真空，泰國戰爭即將發生，寮國及柬埔寨將被共黨所侵佔，而且由此推進，馬來西亞及印尼，也將陷入共黨之手」。對此如

果美國沒有妥善對策，而亞洲尤其東南亞各國如不能迅速團結自救，並共同協力負責，亞洲的危急，即將出現。東南亞如為共匪侵佔，或用人民戰爭方式使東南亞赤化，則東北亞及西南西北亞的問題，也將同趨嚴重，亞洲大戰與第三次世界大戰勢將發生。

美蘇共匪間三角鬥爭雖然錯綜複雜，彼此縱橫捭闔，互相利用，各有陰謀詭計。我們研究他們在亞洲鬥爭的現勢及其發展，似有下列幾個問題值得提出討論。

(一)蘇俄與共匪最近雖然對立分裂，從中國大陸東北到西北邊境時有衝突，三百萬大軍加上核子飛彈嚴陣以待，匪俄大戰，好像隨時都有爆發的危機。但俄毛同以馬列主義正統自居，其所持之世界革命目標亦復相同，目前其主要的爭奪對象為國際領導權；然由於匪俄雙方都想擺脫孤立，緩和敵對，彼此爆發大戰爭可能性甚少，也許是虛張聲勢，對亞洲別有圖謀。

(二)蘇俄與美國為今日世界兩大集團的代表，是超級強國，同時也是在亞洲互爭領導的國家，彼此都想爭取共匪，不願直接衝突。例如對印度及日本，競相在經濟上予以援助，各種問題多以談判為手段，為求在亞洲的和平共存，和平競爭，不惜以強就弱，以大事小，因此在短期內，美蘇直接衝突，由鬥爭演成戰爭的機會，實在不多。

(三)美國與共匪之間，由於美國和蘇俄之對立，在韓戰與越南戰爭中，都不願直接攻擊匪區，「顯欲利用共匪以抵制蘇俄」。最近由於俄毛分裂及鬥爭擴大，加之美國受越戰損耗，國內反戰及反對美國政府亞洲政策的結果，尼克森新訂了擺脫越戰及不介入亞洲國內戰爭（人民戰爭）政策，藉以導致亞洲戰爭的暫時休止及不使其擴大起見，故除開進行巴黎和談與美蘇在芬京奧京談判之外，並繼續及加強美國與共匪在華沙的會談，不管共匪如何叫囂反美，美國仍將貫徹越南撤兵及和好共匪之政策。共匪為抵制蘇俄挑戰的壓力，平息國內的鬥爭，擴大向東南亞發展「人民戰爭」，亦樂得與美國拉關係。這是美國和共匪關係的新發展，這發展前途雖不可知，但對亞洲大戰謀求緩和或有相當作用，同時或可使亞洲各國獲致團結自強的新機，而對蘇俄積極圖謀亞洲的野心，亦可收延阻之效。

四、以當前美俄共匪的三角鬥爭形勢而論，對共匪似最為有利，因其藉和美蘇談判，既緩和了蘇俄威脅，又降低了越戰的程度，於是穩定了大陸反

共抗暴的變亂，相對的完成了動員備戰，並準備積極侵略東南亞，擴大東京緬泰的「人民戰爭」，共匪可謂已志得意滿。其次，蘇俄方面也減低了美國與共匪在中東與東南亞及中蘇邊境的戰爭威脅，因而動員強大陸海空三軍，向遠東、地中海、印度洋各方面耀武揚威；一方面加強其對美國、共匪的海空核子攻擊防禦戰備，一方面並以和平共存的幌子，安定其國內經濟與人心，及籌劃對亞洲侵略的計劃與行動。至於美國方面，則以談判方式替代戰爭，撤退越南大部兵力，減縮亞歐各國基地，減輕美國戰費負擔，穩定國內經濟及反戰派的動亂，從而培植日本，增加對中華民國、大韓民國及越南寮泰星馬的經濟軍事援助，使亞洲各國獲得喘息及機會，逐漸發揮自力更生，團結反共的力量。所以就美俄與共匪的三角關係而言，他們在目前都是想利用對方的矛盾，採取縱橫捭闔的謀略計劃，以削弱對方加強自己之力量。然在此錯綜複雜的情勢下，亞洲各國必須認清此種形勢之新危機與新的新機運，力求團結，迅謀自力更生之道。

三 亞洲局勢發展之趨勢

從亞洲現況的分析與美蘇毛共間鬥爭的形勢中，我們對亞洲現勢，這其間可從五個重大問題來加以探討。一為今日亞洲禍亂之源，是來自蘇俄共匪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們不斷在陰謀滲透顛覆亞洲各國，共匪尤其是罪魁禍首，如何予以根本消除的問題。二為美國扶植日本承擔安定亞洲責任，日本能够勝任愉快嗎？三為亞洲各國自救並團結互助，共同解決挽救亞洲危急存亡之問題。四為中華民國與華僑，對反共救國並挽救亞洲使命，如何實踐問題。五是美國在亞洲的政策，及其對印度日本與中韓越泰的關係問題。

(一) 如何消弭亞洲禍源問題

蘇俄與共匪對亞洲的禍害，已經半個世紀，到今日更在變本加厲，使得亞洲所有的國家，都在為他們的侵略及滲透顛覆，「人民戰爭」，暴動變亂，所威脅所恐怖。蘇俄過去曾用了最大的力量，指使共匪及北韓北越共黨，發動侵略戰爭，但近十年來，因為蘇俄毛共的分裂，彼此在中俄邊界，採取敵對行動，在亞洲各國，也分道揚鑣。蘇俄侵略亞洲的重點方集中在印度洋

，蘇俄二十年來，曾以六十億美金，經援軍援印度，同時並積極援助印度尼西亞。今日蘇俄對印度及印度尼西亞已取得莫大的控制權，美國與共匪雖在阻礙蘇俄並爭取印度印尼，顯已居於劣勢。如何防制蘇俄南進，由印度洋進入太平洋，除開重整中央公約，加強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之防俄力量外，美國英國亟應協調印度、印尼及亞洲有關國家，共同努力防制蘇俄由西亞而侵略東南亞與全亞洲。至於共匪南進，利用美國撤退越南，降低越戰及美國和中共談判，而以北越為基地，把戰爭擴大到寮國、柬埔寨、緬甸及泰國，企圖確實佔或控制整個中南半島，進而向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等國，鼓動並組織各該國家的「人民戰爭」，對於印度和日本，也加強政治滲透，經濟貿易。由這些行動的發展，共匪已成爲全亞洲國家民族的公敵，要亞洲安定與和平，必須亞洲各國家民族齊心竭力，共同奮起，來消滅毛共及毛匪澤東林匪的殘暴政權；一面在各國內部徹底反共清共，消弭共匪煽動的暴亂與「人民戰爭」；同時更應直接間接支援中華民國，早日發起反共復國戰爭，光復大陸，從根本上消滅亞洲罪魁禍首及禍亂之源。在實踐方面，亞洲國家反共同盟應該擴大，同時對於美國的支持，蘇俄的反毛共，也應充分利用。唯有消滅共匪毛林政權，亞洲的自由、民主及安定、和平，才能實現。

(二) 日本能否作爲亞洲安定力量

正當亞洲二十年來多事之秋的時候，日本得到美國的扶植，及利用韓戰越戰的機會，經濟建設，通商貿易，得到空前的發展，日本的繁榮，早已恢復戰前的地位。上屆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世界運動會，及最近在大阪舉行的世界博覽會，證明日本已成爲世界工業經濟的強國。因爲美國亞洲新政策的確立，有使日本由經濟大國變爲政治大國的趨勢，日本的經濟力量和科學技術，目前正向東南亞各國充分發展，越南、泰國、星馬、印尼的新興工商企業，日本投資已佔三分之一。美國科學預言家哈曼·甘氏博士說：「日本已在一九六〇年代，躍入大國之林，七十年代，更將步入巨大國之林。」在他近著紀元二千年一書中，亦闢專章論述「廿一世紀即爲日本世紀」，據他推測：「急速的經濟成長，結果將使日本在世界各處，掀起了磨擦，提高國際間的緊張。在經濟方面，他今後將向亞澳南美各地投資，因而與美國商業立於

對立地位。在軍事方面，到了一九七五年時節，可能會核子武裝起來，而這核子武裝，引起一九八〇年代的國際緊張。」甘氏並在「日本將來的爲害」中指出，預測一九八〇年將起的事端，現在已在發生；例如人類已拋棄了過去的信仰，而走向奢侈、浪費、反抗、暴動。目前尚不爲晚，日本可以自己選擇應走的路徑，如果選擇好的話，也許可以避免這場災害；但無論如何，一九七五年以後，日本在世界中，必將發生他的重大作用。這正是五十年前中山先生所說的，日本究竟要作西方文化的鷹犬，還是東方文化的干城。四十年前，日本由侵略中國，到侵略亞洲，和美國作戰，和德意同盟，即是作西方文化的鷹犬，結果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慘敗，以致無條件投降，幾至亡國，並導至中國大陸淪陷共匪之手，韓國兵連禍結。如果今日日本由經濟強國，變爲政治強國，繼續勾結蘇俄共匪，由經濟侵略亞洲各國，而變爲政治侵略，那麼日本未來爲害亞洲的結果，重蹈覆轍，必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更爲惡劣。最近一位長住曼谷，精通亞洲情勢的日本人，回到日本時說：「日本要想在亞洲取得領導地位，將來也幾乎無望。」「日本人對亞洲那種無法形容的優越感、蔑視感，因他自己本身，也是同一黃種人，更遭受各地的憎惡，因此縱令經濟能力如何強大，要想成爲亞洲的領袖，那是不可能的。」這是有識之士，有自知知人之明的說話，日本如要作亞洲安定的力量，惟有對西歐和睦相處，對亞洲實行和平外交，對美國對中華民國深相結納，引爲良師益友，成爲亞洲真實反共的伙伴，發揚東方文化，而確作東方文化的干城，不消十年必可消弭亞洲共匪所製造的暴亂，使得中華民國光復大陸，各國戰勝共黨策動的「人民戰爭」，亞洲的自由、民主、和平、安定才可逐漸實現，這是要看日本的政治家、執政黨有否這種認識與眼光，日本有沒有人這種志氣和勇氣，才能決定日本能否成爲亞洲的安定力量。

(三) 亞洲各國應如何挽救亞洲危機

今日亞洲的共同敵人，以共匪爲罪魁禍首，而以蘇俄爲其幫兇。然而最近蘇俄與共匪分裂，彼此明爭暗鬥，分散了他們製造暴亂的力量和影響，但在越戰越南化，美國和英國逐漸撤退在亞洲的軍事力量之後，他們將更加緊擴大亞洲的暴亂，特別是對東南亞、中南半島以至亞洲印度洋附近各國，問題都日趨嚴重，亞洲國家自救並挽救亞洲之方法與行動，應該急起直追。

亞洲國家自救救國之道，惟有先從本國內安定和建設入手，爲了防制共黨指使羣衆鬥爭暴動，甚至組織武裝游擊隊，發動「人民戰爭」，必須採取堅決、徹底、嚴厲的行動，宣佈共黨爲非法，解散共產黨及其外圍的羣衆組織，對於共黨間諜及參加暴亂有證據的份子，不可稍予姑息養奸。至於修明政治，安定社會，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加強文化教育及宗教活動，澄清國民的思想意識，在精神上及理論學說上，打破共黨的欺騙宣傳。

危害亞洲的敵人，既是共同的，要救亞洲，就要所有亞洲國家互助合作，共同努力，過去各國家各民族間的恩怨是非、利害衝突，亟應化除消釋。今日大敵當前，危險已到每一個國家民族，甚至每一個人的面前，惟有共同團結，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文化、生活行動上，彼此互助合作，加強亞洲反共同盟，加強各地區經濟合作組織，一面監視及制裁滲透各國的暴動行動，一面聯合作戰，支援越寮東泰及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的統一建設與反共救國，準備集中力量，團結一致，共同合作，消滅亞洲罪魁禍首的共匪暴政。

(四) 中華民國及華僑對反共救國救亞洲的實踐

亞洲禍亂來自中國大陸，尤其是毛匪澤東暴政的擴大。他們迫害奴役大陸七億人民二十年，還不滿足，還到亞洲各國鼓動人民戰爭，實行滲透顛覆，這是亞洲空前的浩劫。我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爲了解救大陸同胞，爲了挽救亞洲各國，在蔣總統領導下，所有台澎金馬一千五百萬軍民，以及全世界一千七百萬的華僑，無不同心協力，以反攻復國、挽救亞洲浩劫爲基本國策。二十年來，勵精圖治，整軍經武，壯志如山，士氣如虹，而中國大陸七億同胞更延頸企踵，渴望我軍早日光復大陸，解救同胞，將來必能裏應外合，匯爲消滅共匪的洪流，那是毫無疑義的。

但是如何實踐反攻復國的神聖目標呢？我們認爲此種神聖目標的實踐乃是必然的。當前的問題，乃是時機和地區的選擇。多數人的觀念，認反攻的機運，仍需要等待，以爲必須等到毛匪四面受敵時，始能實行反攻，必須等到國際形勢有利時，方能實行反攻，這固然是一種說法。但當毛共與俄共分裂，共匪主力集中分散在中俄邊界對峙，同時準備南進，也要集中一部份兵力，擴大中南半島的戰爭，支援越戰及寮東緬泰各國共黨，發動「人民戰爭」之

際，共匪內部的分裂，必因備戰、整黨、肅軍而擴大，大陸一夜之間，發生驚天動地的事變，誠屬可能。雖則我們不能祇在希望、痛恨、咒詛、祈禱，或空想他們內鬨，以致垮台，但反攻大陸的機運，在最近二三年內，是隨時可以到來的，要在我們加緊準備，早日完成戰備，不要等到反攻機運來臨時，又交臂失之。顯然我們今日的準備還不夠，敵人早已澈底實行動員備戰，我們連在心裏上及政治宣傳方面的動員，都沒有作，那離實踐是有距離的。爲了反共救國救亞洲的實踐，我們對於亞洲各國的外交及團結、互助、合作的實踐，尤其是華僑如何動員，支持反攻大陸，及與駐在國配合，盡一切努力，幫助各國肅清共黨滲透顛覆活動，適應各國情勢的需要，緩和他們排拒華僑，促進亞洲反共同盟工作，及各國與中華民國的外交，和反共協同作戰，凡此都與反共救國救亞洲，有密切的關連，值得我們注意與努力的。

(五)美國亞洲新政策的運用

美國在這半世紀來，對過去重歐輕亞政策，已有不少的改變，即使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亞洲外交政策錯誤（美亞報告已有記述），而使中國大陸淪陷，共匪坐大，但美國在韓戰越戰中的努力和貢獻，及對中華民國和亞洲協防國家的支援，確已盡了很大的努力。今日亞洲國勢的安定、繁榮與進步，美國過去重視亞洲的政策，是功不在小的。最近尼克森的亞洲新政策，認爲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亞洲問題要由亞洲人負責解決，美國人今後將不介入亞洲的地面戰爭，實行越戰越南化，分期撤兵，進行談判，這在理論與事實上，均無可厚非。不過這半世紀來，美國幫助亞洲出力不小，

可惜有時是越幫越忙，美軍代替亞洲國家軍隊作戰，結果並不好，這些事實，亞洲人應該深切研究。

目前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三角戰爭，是以美國爲中心，蘇聯和共匪在這場三角戰爭中，其目標都是爭取美國。莫斯科和北平，似乎都有一樣的想法，誰能將美國爭取到自己的一邊來，誰就有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擊敗對方的機會。反之，美國在對蘇聯的政治鬥爭中，也想爭取共匪，這是美國在亞洲新政策中的一種運用。

美國過去在亞洲曾用了很大力量，扶植印度，用了三十億以上的美金軍經援助，未能使印度建設有何等進步，但蘇聯六十億美金的印援，却已把印度政府牢牢掌握。最近美國又在大力培植日本，答應一九七二年將琉球讓給日本管理，並期望日本迅速成爲安定亞洲的力量，孰料日本正在進一步和蘇聯及共匪打交道。美國對於中華民國、南韓、越南及泰國、菲律賓都有協防條約，今後對各該國家尤其是對中華民國的軍經援助，理應大量增加，如能以過去在越南作戰軍費之最小數額，支援協防亞洲的主要國家，或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美國爲了亞洲安全及美國安全，是不能擺脫亞洲的，事實上美國今後對亞洲的責任，一定會比歐洲加重，不過過去錯失的經驗教訓，應該記取與改進，而亞洲受援國家，對於美援尤應亟力爭取，亦善爲運用。祇有美國和亞洲國家精誠團結，互助合作，才能制止蘇俄與共匪對亞洲的侵略，使今後的發展，朝向亞洲自由民主，復興安定的目標邁進。

印支三邦局勢對美匪俄的考驗

羅石圃

尼克森的越戰越化政策，是將對付北越的任務交給越南，使美國退到第二線，與在幕後支援越戰的匪俄居于同等地位。北越揮軍入寮，是共方將越南戰場，延伸到美國聲明不使用地面部隊協防的地區，看尼克森何以招架？能否在此一地區脫離匪俄馬前卒——越共的糾纏？柬埔寨罷黜親共的施亞努，驅逐東境的越共軍，又是自由陣營，在匪、俄強調不干涉內政的中立國，將越南戰場的共軍庇護所和補給線予以割斷；看匪俄如何對付？這些考驗的難題，三方面將如何寫出答案？像棋局一樣，目前似乎都在舉棋莫定的情況中。